尊攘紀事

岡千仞著

第三冊

リ 5
432
3

5 伊 リ 門
號 492
巻 73

木原曰。小倉氏君臣流離之張本。

尊攘紀事巻五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長藩攘夷

長藩自米艦來要以後。專以練武爲事。以下關爲中國咽喉。築砲臺七所。繫汽船列大砲。攘夷期已逼。磨勵日夜以竢。五月十日。米國汽艦泊長府。久坂寺島二人進兵艦。與岸上砲臺應擊。米艦拔錨駛走。奏狀。朝廷下書褒賞。廿三日。法艦駛走檀浦。戍兵砲擊。小倉藩戍兵隅海相對。傍觀不應。遣使讓其阻。詰藩人曰。幕府未令攘夷。故不敢妄發。長人曰。貴疆扼海口。與我東西相對。而不戮力於我。不特使外夷得計。朝

共六 巻三

河野曰一再戰乞隣援不免爲無謀攘夷

威不行天下也發兵數百畧田浦築砲臺嚴守廿六
日荷艦過赤馬關各壘砲擊荷艦應擊壞亀山八幡
社六月朔米軍艦抵赤馬關挑戰會世子巡視海備
將駕汽船歸山口旗幟羣立米艦故衝列船中間擊
碎庚申壬戌二艦死傷若干人毛利氏以外釁一開
非獨力之所支請援隣近各藩皆依倚而答上書請
廷議運良策十六日英艦抵長府守兵遣使告不安
擊英艦測量深淺方位直經兵庫抵大坂港因藩戍
兵砲擊之英艦不應七月正親町公董奉詔西下慶
親父子迎謁公董宣勅曰朕嘉汝掃攘不愆期特遣
重使勞慰將士宜勸醜類以安宸襟藩人導巡視沿

木原曰長人怒氣如火而發監使問詰無策亦甚幕府之病在不得諸藩之情

海賑恤罹兵燹者慶親遣支藩上京謝恩幕議以毛
利氏爲誤解攘夷旨遣監察中根市丞詰責之又遣
牧野村上二氏諭九州列藩乘朝陽艦同發已至田
浦長兵砲擊告爲幕使長兵愈怒不敢止發砲轉赴
赤馬關旗幟林立擐甲馳馬將士奮揚連發大砲丸
墜艦中冒萬死上岸告爲幕使且詰發砲守兵傲然
曰夷艦往往僞揭幕旗而過故汽艦不論彼我一一
砲擊中根氏命小倉藩士爲導長兵聞知入艦搜索
其人恐累中根氏自殺既而守將來見曰寡君當出
聽使命請就館舍導至一舍曰藩砲擊夷艦壞二軍
艦乞借朝陽艦乃粧脚船送致牧野村上二人小倉

安達曰。騎虎之勢。不得不至此。

此浮浪持論。

奪朝陽艦。翌日一人稱藩主命來見。中根詰不請幕府砲撃外艦。及掠奪田浦。且曰幕府方請朝廷。姑止攘夷待後令。其人大怒。不敢接言。激徒聞之。要路刺殺屬吏無一還者。先是平野眞木久坂諸氏憤幕吏因循爲說曰。綏寇一日。大機悉失。非車駕親征。則天下之事。不可復爲。四方浮浪爭贊是說。於是慶親命益田彈正東上。就關白鷹司氏。奏小倉氏五罪。曰朝廷須告攘夷之期。幕府私令諸藩沮之。天下漠然不知期日爲何事。況今釁端已開。此皇國危急存亡之秋。非六師親發。以令天下。則臣窃恐皇威陵替。日甚一日。其禍不可測。請速移蹕函根。勅絶醜夷巢窟。以

野口曰。亂極而思治。治極而思亂。同一理。天下苦無事三百年。勢不得不至此。

決天下方向。又使久坂眞木諸人說朝貴。肥後宮部鼎藏山田十郎土佐土方久元上書曰。幕府姦吏爲狐爲蝨。其未以兵威逼朝廷者。憚名分耳。而知名分在君子。至小人無忌憚者。爲北條泰時。爲足利高氏何所不至。聞越前氏發使。說薩越合從。則關西諸藩大半響應。夷考方今列藩。大抵皆偷安附勢。無足托家國者。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錦旗所向。誰敢異同。請速進鳳輦。濃尾之間。勅中川親王爲先鋒。前踰函嶺。臨橫濱。衝醜虜巢窟。以次及長崎函館。則四方志士雲合霧集。不特醜虜不足爲虞。中興大業可一舉而成也。三條卿以下爭贊是議。詔衆議可否。

木原曰。使是策施行當時則天下之事瓦解土崩。唯此事激動天下。旋大運曰。速一日。事固有不可知者。

安達曰。激發天下士心。實在此一詔。

衆謂洋夷雖強梁。未至凌辱朝廷。折兇鋒。張國威。武臣之職。幕府之責。何遽至勞聖體。議奏及參政寄人皆曰。幕府因循。舉世偷惰。陛下一命駕。則海內奮起。勇氣百倍。可以奏掃攘大偉勳。一千歲一時。此機不可失。關白不敢決。召因備米澤三侯。阿波世子。諮之。四侯同辭曰。幕府果不能奮撻伐之威。臣輩雖無似。猶能致一臂之力。今誰出斯暴言。其罪可斬。關白爲然。却其議。諸藩浮浪切齒。皆曰。四侯阿附幕府。庸懦無足與爲說。議奏及參政寄人逼關白。曰少猶豫。則失天下之機。關白不得已奏決。乃詔曰。戎狄跋扈。凌蔑皇威。朕將親御六師。剪滅異類。先奉大和拜神武

浮浪之功亦大

大哉王言

皇陵。然後詣伊勢。告之大廟。頒軍令天下。勅召毛利氏父子。參大議。是爲八月十三日。四侯大驚。詣朝請謁。久之入見。泣奏曰。陛下何遽至此。臣等雖無似。職在藩屏。臣等在此。不可勞聖體。陛下倘委臣等。以膺懲之任。豈敢不盡力。唯臣等蒙德川氏之恩。二百餘年。今也家茂年少。一旦使之陷大不義。義之所不忍。願陛下姑回聖慮。使幕府成攘夷之功。上曰。如詔已下何。四侯曰。陛下若不能回聖慮。願使臣等東下。督幕府掃滅醜虜。幕府不奉命。則臣等直蹂躙橫濱。不克則死之。願陛下紓旬日。借臣等一死之地。而後徐命聖駕六師繼發。未爲晚矣。上曰。朕意已決。四侯恐

桂宮言出于天倫至誠不得不動

藤野曰召近衛氏以下曉也非藏人日記具記刻限可徵

惶而退尋詔二十五日發輦皇姊桂宮見事急入見諫曰陛下御無上之尊採用草莽浮浪之言輕出九重暴露草野恐非祖宗之意如神器至重至神妄請代陛下守之上亦少有悔心沈吟久之中川親王固不可親征參政寄人說關白拜爲鎮西將軍親王辭至此上遽召親王及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諸卿謀之親王曰陛下苟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處分上意決勅親王部署大事夜未曉召會津侯侯引兵而入見詔關九門雖廷臣非召則不得入已曉詔停議奏傳奏參政寄人等參朝遣柳原光愛諭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罷其衛界町門二人曰夜來

河野曰此長藩犯闕之張本想見兵戟相摩殺氣衝天

闕下騷擾聞三條卿以下無故免黜臣等守禁門警非常請釋疑而後撤衆光愛反覆開諭遂奉命乃命因備米澤阿波四藩宿衛禁門薩摩會津兩藩衛九門皆戎裝列砲內外戒嚴朝野騷然長藩已撤界町門衛整隊至關白第將有所奏關白亦蒙朝譴停參朝親兵在外者聞變馳入門已閉三條卿第在九門之外群集第中皆曰親兵將備緩急也請排九門而入三條卿未詳其故急騎入朝門兵不入馳至關白第兵甲闐咽滿第喧嘩禁中流言曰三條卿集親兵舉事詔使詰問三條以下知事破率親兵與長兵屯洛東妙法院中納言三條西侍從四條少將東久世

木原曰遂非盛德之言

錦小路壬生澤六卿皆會長人固與薩人不相容以爲薩人假朝命報私怨也而三條氏亦不善中川親王亦以爲親王所陷皆憤懣曰乘機討二姦是夕詔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爲暴徒之所註誤遂至矯詔旨驚駭朝野本月十七日以前之事皆此徒所爲朕之本旨不在此也長人謂三條卿以下曰讒搆已深宜圖後舉即日奉七卿西發二十日削三條以下七卿官位停毛利氏父子入京禁長人駐京尋廢參政寄人以正親町三條中山三卿爲議奏釋大原卿幽閉放還諸藩親兵親征之議起于長藩成于浮浪之煽動藤本眞金松本衡爲浮

白根縣令此時在藩邸夜數舟送致中山侍從爲余談此事頗詳

浪之所推稱兩本至此私獻策曰先收畿内地爲根據然後糾合同志進旆函根奉中山侍從赴大和途聞廟議中變素謀齟齬勢不可中止乃驅士民襲殺五條代官榜所在曰自今以後永屬皇家遂營天川十津川農兵應之畿内大擾紀伊彦根津諸藩發兵討平之侍從與從者潛行入大坂長藩邸西遁平野國臣受命往諭浮浪歸則已亦在停藉中乃奉澤宣嘉募義故擧兵但馬據生野出石姫路諸藩起兵討平宜嘉僅以身脫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靡然而二藩勢力角立漸不相容至是釁隙始開因備阿藝諸藩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列藩協心而

薩長二藩首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功一體者伏
望降旨調諧俾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當時嘲是詔曰反覆綸旨反覆綸旨豈帝所欲爲
乎余夷考當時事情爲宗社大計勢不得不出于
此蓋朝廷以虛名位億兆之上欲有爲於天下勢
不得不藉雄藩有勢力者故水戸氏遣臣僚上京
論天下大計首降內勅囑以輔翼幕府島津氏上
京論事則以其策發重使東下尋毛利氏父子入
京盡國力勤王事遂至使將軍率天下侯伯奔走
于殿廷之下其功尤大矣當時稱帝親毛利氏而
疎島津氏顧薩藩雖雄以其人則泉州侯家族以

可藉已如此姦併藉二藩但連鷄不並棲勢不得不逐一歟。

其位則未叙朝爵非毛利氏父子親且尊之類帝
將藉薩長二藩以抗幕府振其式微豈親疎于其
間乎夫既藉其力不能不用其言故毛利氏所建
白將軍入朝春秋行幸加茂八幡詣祭朝貴列侯
黜陟賞罰無一不採用唯恐一旦失其歡心也而
其領攘夷期限長藩砲擊不違期至三至四冐至
難唱天下而幕府訂約通商悍然仍舊其蔑朝詔
一至此極誰不憤懣且外釁一開防長日急至此
慫幕府之所爲無之責罰委毛利氏於餓虎之徑
也此帝之所不忍爲其下詔親征情義不得不然
者矣而無如大權下移以來朝廷無寸兵尺鐵以

森曰。回護得妙。

藤野曰。僕書此朝紀後。亦以此意賛

供禦侮無一土一民以資爪牙。其賛親征者長藩而已。浮浪而已。而長藩與英法搆兵國事方艱。士皆背顧。浮浪烏合書生。聚爲一團者。未可托天下之大事。何况薩人新挫强英。虎視一世。通謀越前宇和島諸氏。論親征之不可。而雄藩勢力可與謀大事者。如因備阿波米澤陸續奮起。非復嚮藉一毛利氏之比。當是時帝爲宗社之大計。勢不得不出于此。其可親征。猶漢髙以酈食其之説鑄六國之印。其不可親征。猶以張良之説消六國之印。適見聖量之無可不可。固不足以損日月之明也。抑此變七卿蒙譴西走。毛利氏爲天下首難。百折不

先帝不圖吾兒先爲此論。

蒲生曰。臣子須君体當如此。尤見斡旋之巧妙。筆力之雄大。

木原曰。鹿門以友朋爲性命。每讀序篇。故存歿使人惻然。

撓。島津氏爲朝廷腹心。勢力日盛。而戊辰維新之大業。實頼七卿及薩長二藩。顧此皆先帝熟考大勢。斡旋時機。運神筭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固非尋常庸人所能測知也。抑神祖神孫在天之靈。以外釁一開。大八洲之陸沈。間不容髪。特降斯變。誘帝衷於冥冥之中也歟。傳不言乎。無適無莫。唯義與從。硜硜之信。大人不爲也。

丁巳九月。余游上毛。見楫取縣令。縣令出示中山侍從臨發與三條中納言久世少將烏丸侍從書。松本奎堂所草。辭旨慷慨。足以想見當時。附録于此。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寛大。不問其罪。彼

浮浪亦已危此事

愈爲得計近來所上言書辭悖逆無所不至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臣等不禁憤怒私與同志謀擧事會宸斷親征頒詔中外實爲千載一時詔旨一下空論無用臣將明日發京途募義徒赴南都迎鳳輦夫機事尚密兵要神速今也詔告親征宜卽日進大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設言語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密勿無復所逭罪于天下後世時勢迫切不能一一

島津氏入朝論國是

蒲生曰一橋氏此言不愧爲烈公之子

河野曰薩長交執牛耳何類晉楚互爭覇如越土齊月宋春如因備宇和

幕府聞新征詔下大懼日夜會諸曹議攘夷得朝議一變毛利氏黨譴而西之報大悦皆曰朝議一變何以攘夷之爲一橋氏愀然曰天下擾擾至此皆原於幕府擅許外請況我爲彼所凌侮設令無朝命不得不絶豈可以一時浮議動搖乎朝廷亦恐幕府解掃攘命有栖川親王爲攘夷特使東下未發國是論起初三條姉小路二卿之奉使命專賴毛利氏及復命薩長嫌隙愈深姉小路卿夜退公途爲人所刺索賊不得衆疑薩人所爲詔罷乾門守衛禁其出入九門薩人以爲長藩所陷互相敵視至此長藩獲罪七卿西走浮浪藩士唱攘夷者或戰死或散走會薩人擊

島魯耳衛耳

木原曰此老鶴一聲群響寂者如蔡史内攘浮浪之論昭外畏外夷之恫喝畏首畏尾所餘幾何者

走英艦奏捷勅書奬勵上意方向島津氏及詔上親
征上意漸悔浮浪過激註誤國事授旨近衛氏召隅
州隅州未發遣小松帶刀上書曰方今沿海無一守
備以此當歐米堅艦巨砲何異童兒空拳當劍客祗
足以自斃耳彼堅艦巨砲横行五州鹿兒島一戰幸
免覆敗殆出天助者而今談攘夷者未嘗目堅艦巨
砲未曾講海陸兵制發口輙曰攘夷臣不知何謂且
朝廷所勅幕府所令每事齟齬列藩不知所從東西
奔走徒弊國力殆如中流失楫冥夜滅燈何以戰何
以守其病在國是不立也宜速召列侯盡衆議以聖
斷定國是然後勅天下足兵食一方向以闔國全力

一讀爲隱然敵國之念維新事業不得不推斯人爲嚆矢時事至此捲有若而人維持危急眞皇運未艾者

征服醜夷如此則和戰在我開鎖在我始可與萬國
弁立置國家於泰山之安也書奏上大有所悟朝議
一變罷有栖川親王東下詔越前土佐肥後肥前久
留米宇和島諸氏入朝十月三日隅州駕幕府所貸
汽艦上京上手書揭條密詢隅州謹對曰方今五州
萬國無所不通而我邦國于海心豈可獨鎖海港乎
兵端一開億兆糜爛此皆陛下不忍爲者臣請待將
軍入朝與一橋越前二氏熟議上奏以仰聖裁委政
柄于幕府臣固謂至當武臣執國柄八百年于此今
也劚復王政國內爭亂臣不知何所底止況今外夷
虎視禍逼旦夕乎會津氏猶有不純者每事諮詢臣

川島曰。一橋氏持此論。恐出於隅州氏意料表。

竊以爲不可。如臣賤微。屢賜密勅。漸觸耳目。若有所諮。經中川宮及前關白手爲可。是時二條卿代鷹司氏爲關白。建議曰。嚮將軍興三百年之廢典。天下傳盛事。而三條實美要以攘夷。過激失體。遂使將軍不得盡閫外之職。今也邊海交兵。國論不一。官武異見。政令二途。致今日之擾亂。皆實美以下所爲。宜召將軍。盡衆議。以鞏國本。會津氏專主此議。遂詔召將軍。一橋氏曰。嚮殿下奉攘夷之勅。未立寸功。設令聖上垂大恩。無所嚴責。如天下公議何。殿下宜待鎖港功成。然後入朝。今也亂形漸成。此臣子竭誠祈天永命之秋。臣宜夙駕以萬死。謝朝廷。以達幕府尊王之誠

河野曰。一橋氏已不能下手攘夷。至此猶說鎖港。徒使人敗興。且所使池田河田輩成何事。此已不能強。又不能弱者。宜其取亡滅矣。

藤野曰。此言明快。幕府所以失人心。

也。乃命板倉防州管鎖港事務。十一月。一橋氏上京。越前宇和島二氏及細川氏二介弟黑田氏世子皆會。詔議國是。一橋氏以爲幕府已奉勅旨。雖未即掃攘醜虜。鎖橫濱一事。已遣使告各國政府。何更議國是之爲。唯官武異見。政令二途。天下所疑惑。宜使幕府一意尊王室。朝廷一意任幕府。內外協一。無間可乘。庶幾國本立。而人心合矣。議者不料國力。欲與強虜決雌雄於一戰之下。固屬無策。唯今現行條約。成于彼所要劫。將因是固隣交講信誼。誤謬之大者。不可不改正焉。隅州越前宇和島諸氏固主開港。皆曰。方今姑息。無大於鎖港。此豈足以爲國是乎。今日之

者以躊躇于此二者之間苟且事也而今爲此言者亦爲期歲月圖富强而後戰之說與幕府相距幾何

川島曰島津氏於近衛氏世講本末之義關原之敗義弘因近衛氏而生

事欲戰則戰欲和則和宜取其一以明示天下也方今昌平日久文恬武熈天下忘兵以是與英法百戰精兵接其鋒未戰而勝敗已判不若令天下期歲月以圖富强國本立而後戰庶幾足以折彼兇鋒而耀我武威也於是開鎖之議又與論難紛然朝議曰待將軍入朝而後决之趣將軍西上詔一橋越前隅州土佐宇和島五氏五日一朝議國事稱曰參預衆任中川親王彈正尹預聽朝政叙隅州從四位下少將賜鞍馬賞擊走英艦之功隅州固與越前氏善而近衛氏爲女婿以故最相親勸修寺法親王濟範爲伏見親王弟有失行屏居山科剌苦學問漸有時譽隅

還世通婚姻恩情相與非他侯之比

州知其有權略與越前氏請朝還俗預朝政任常陸大守號曰山階親王於是中川山階二親王與二條德大寺諸公協心輔朝政而軍國大事咸諮參預衆而後行島津氏之權日盛適薩人借幕府瀛艦過田浦長人砲擊火移硝藥炸發艦裂死者二十八人隅州大怒將遣使詰責板倉會津二氏止之曰幕府將問其罪請姑俟惡稔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乘瀛艦西上勅賜板輿聽乘輿入禁門廿一日從列侯三十八人入朝上書自責不勝大任廿七日召見將軍及列侯親詔曰朕少践天位惴惴常恐上負列聖付託之重下孤元元仰望之切加之外夷猖獗年甚一

讀此敕書不流淚者則大亂臣賊子之徒乎

木原曰前半汪汪王言後半少覺婉德至暴臣愚弄其主七失王言之體輦下蹀血實此詔激之也

年物價騰貴生民塗炭上下神祇億兆蒼生謂朕何嚮勅列藩群牧議國事皆謂承平歳久國勢日紲威武不振防禦不脩乘此時安擧齎釁之典恐無辜生靈立罹不測之禍往年幕府奉朕旨省濫費減冗官充大砲巨艦之用專修武備緩列藩參覲還駐府妻孥大綱畧擧以圖三條實美信諸藩浮浪妄説不察宇內大勢矯朕旨播布攘夷令尋下親征之命加之長門暴臣愚弄其主砲擊外艦要殺幕使誘致實美以下七人其國狂暴無不至而其至此皆朕不德之所致嗟汝家茂曁列藩群牧皆朕赤子朕將與天下更始養民力立國本省一切濫費鑄大砲製造巨艦

薩長勤王出誠心憂國大異晋楚徒借仁義宜其遂開維新之昭運也

傾天下之全力嚴沿海防備上安宗社下保億兆列藩體此意盡力實備造堅艦鑄大砲練兵卒專修齎釁之具若有怠荒忽其備曠其職非特戾朕旨得罪上下神祇及列聖在天之靈也是日叙家茂從一位入朝謝恩上書自責曰自今誓奉宸旨以靖寧海內横濱鎖港今既發使各國歷告政府行可使彼知所畏既而朝議爲家茂未了朝旨勅曰横濱鎖港朕已悉之全國兵備不可一日忽之而攝海防禦爲焦眉之急宜速奏其功隅州獻大砲十二門幕府曰攝海三都之咽喉而無可砲臺以拒堅艦無可壘壁以屯大軍一朝有事何以守護京畿幕府命一橋氏禁闕

野口曰。聞將軍東歸。發使東北列藩。會于江戶。私議舉日光宮。鎖國門。仿足利氏之故轍。或然。

守衛總督。兼掌攝海防禦。四月創定新制曰。增神宮供御米二千苞。列侯每代立入朝謝恩獻貢土物。如此類十八條。一切名器涉僭越者。悉皆改革。尋又有旨。曰橫濱鎖港。及長藩處分。一委之幕府。是月將軍巡視攝海。至兵庫。不請服乘汽艦東歸。自國是論起。浮浪之士。唱攘夷者。罵薩人爲姦回誤國。競論毛利氏之寃罪。或至相率走長州。中川宮尤爲是輩所詬。或指摘陰事。標榜道路。一橋越前會津隅州諸氏連署奏曰。中川王忠誠。陛下所拔擢。固知無根之言。不足以移聖聽。然而積毀鑠金。古今炳鑒。臣等以死保親王無他。冀陛下委任。杜微防漸。以絕讒者之口。既而列藩前後就封。長人訴寃不止。長州處分論起。

星海曰。下而一字轉入議論。抑揚頓挫。極是精錬之筆。猶英佛兵法。

蒲生曰。英眼如炬。先獲我心。

外國事興以來。以開國論建白朝廷者三人。堀田備州以是爲朝廷所擯斥。天下所詬罵。長井雅樂謀閣老。稱主命。因朝貴上奏。浮浪爭責其誤國家。遂死非命。蓋聖上以是誓上下神祇。固非區區口舌筆札所能奪也。而及隅州氏國是論上奏。雖以毛利氏盡一藩死力。浮浪千百煽動朝野。不能之奪無他。以其一戰挫強英。威武震一世也。吾歷觀古今史籍。無論歐米各國。凡英雄豪傑。創王霸基業。立中興大勳者。必先立一大武功。動海內之耳目。鎭天下之紛擾矣。顧幕府握大權三百年。天下

震懾無敢觸其威而一旦事起邊海狼狽倒置日瀕亡滅者無他以畏憚外國莫之能抗也島津毛利二氏以邑土不過幕府十分一以臣庶不過家門譜第百分其一而二氏毅然構難英法出入萬死之地日夜奮勵遂能風動天下驅迫列藩奏同天之偉勳者無他以其陷擧藩士庶於萬丸雨注之下淬磨其鋒奬勵其氣能爲幕府所不能爲也抑皇上以攘夷大義誓上下神祇異論中遏竟不果是豈雖由幕府不盡其職藩屛不効其力抑亦由方今歐米各國不可以弘安蒙古慶長朝鮮概視也然而島津毛利二氏首入京師辱聖眷東西

星海曰三出誓上下神祇字文法變化殊覺莊嚴論此事不可無此堂堂之筆

蒲生曰莊重典雅當做一篇中興頌讀

奔走鞅掌王事使天下曉然知國是所在又能遵奉詔旨砲擊外艦冐大難鋭氣不撓至三至四至力不抗勢不敵而後發使行和雖未能耀皇威於海外亦可以少爲天下伸義憤奮興三百年之積弱振發神州固有之眞元氣也而遂因二氏之全力奏維新之大業於是皇上之所以誓上下神祇上下神祇之所以降鑒誘衷昭昭乎始驗顧東洋諸國如漢土朝鮮安南暹邏亦皆無不罹歐米人之禍而我邦維持國體獨立於東洋之表方將張政綱改定條約取萬國之長以鞏固立國之基礎以置宗廟社稷於磐石之安嗟乎亦盛矣

木原曰。倚薩則失長心。倚長則失薩心。倚幕府則薩長共失。處倚不倚之間。遂致大一統。此先帝之畧。抑亦天也。

毛利氏三宰犯闕

八月十八日。詔告止親征。及從前詔勅。皆暴臣所矯。非朕旨。池田慶德憂長藩憤激爲大患。上書曰。慷慨過激之徒。其迹雖粗暴。非賴此輩。不可成攘夷之功。粗暴固可罪。而發憤有爲之氣。不可挫折。游士橫議。固非國家美事。而遏處士橫議。則公論讜議。不可得而聞焉。今日攘夷爲急。宜寬洪包容。以鼓動天下有志之士。既而國是論起。衆迎合隅州之旨。爭咎毛利氏粗暴。長藩聞之切齒。乃具陳奉勅旨從事攘夷顚末曰。奉勅始末。命井原久坂二人。持之東上。至大坂。

請上奏慶親父子情事。有旨付邸監上奏。二人不可。至伏見。傳奏遣人收其書。使一橋越前宇和島三氏議處分。不決。今在京諸藩議。黑田慶贊答曰。聞幕府密誡其藩爲兵備。此言泄聞。則彼欲致死於此也必矣。請先召支族及宰臣。詰狀。諭以自新之方。彼仍不服。則擧兵問其罪。乃召兩支藩及吉川氏至大坂。因藩深究毛利氏。遣使慰問。且屢上書。雪寃。元治元年八月。慶親命藩宰國司信濃東上訴寃。會召支藩書至。因止。上書曰。勞天使大坂。於臣不安。請命使臣上京。臣蒙譴以來。竊聞闕下事情。有不勝杞憂者。積年叡旨。確乎不拔。臣固知之。近日之事。臣竊恐有反

河野曰我呼為愚弄其主彼亦呼為反覆賣國而源其所以至此由開鎖和戰各異其所趨此論不歸一則天下之亂無定時

覆賣國如石敬瑭者起肘腋之下也三條東久世諸
卿至誠憂國誓奉叡旨從事攘夷願復其位以固根
本臣父子不忍傍觀將入朝効微力請察螻蟻之微
誠免譴責許上京尋駁正月告將軍詔書曰藤原實
美矯命發攘夷之令按實美任議奏在壬戌十月戊
午以前勅幕府督攘夷不一而足臣條陳候聖旨亦
諭臣以破約攘夷去年八月實美去京以後猶勅幕
府曰速奏攘夷之功臣不知實美所矯何命去歲臣
窃察叡旨在親征獻幸岩清水之議而宸斷曰幸大
和此豈一實美在中間為之乎擊夷船殺幕吏誘七
卿嚮所上奉勅始末已具陳臣日望朝廷參照臣前

以兵諫其君猶不可以兵明已寃豈可乎吾無取于三宰犯闕也

後所上奏處分之朝議苦無辭批曰一切政令皆委
幕府幕府所命之聽長人怒六月福原增田兩宰擁
衆東上會古高宮部諸人與其黨謀應長人會津氏
搜索斬十餘人福原稱治藩人黨是輩者率兵入伏
見邸別隊濵忠太郎入江九一以下屯八幡山增田
與久坂寺島以下屯山崎移書在京諸藩訴冤曰寡
君父子一意奉攘夷勅旨盡國力勤王事東西奔走
唯恐叡慮不貫徹一朝蒙天怒禁臣屬入京闔藩驚
愕不知其故爾來惶恐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
知所為伏願一垂聖盻召寡君父子親賜玉音則不
終一再問足以釋宸疑霽嚴威諸藩附所見達之傳

木原曰。三營鼎峙。比之幕兵衝爲羽一道。取大敗。大爲有畧。

奏及所司代。未報。福原率衆三百。整隊移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三營鼎峙。衆凡三千。爲犄角之勢。京師騷擾。松平容保稻葉正邦從兵還朝。九門戒嚴。一橋氏方病。恐其生事。使越因二藩士。諭福原。既而國司信濃稱鎭撫逃兵。率衆來合天龍寺。上藩主書曰。群臣及浮浪來寓者。視去秋所頒詔書。與從前宸旨無一不反。謂左右或惑聖聽。亡命東上。臣切恐其暴動犯朝譴。命宰臣國司親相兼程追躡。應有所上奏。切請垂問。盡其所白。有旨曰。退待後命。福原上書曰。臣等非敢作亂行暴。特請雪寡君父子冤。釋五卿入京。確定攘夷國是耳。嚮移書列藩。請贊助。臣輩

問詰有辭。彼請問八日。或有所自反也歟。

是議一出。長人無所遁罪。

情事已悉。若猶有所疑。許臣等入京。親賜詰問。一橋氏遣監察永井戸川二人。諭福原曰。千百擁衆逼闕。尊王之義安在。若有所請。還衆本國。汝一人駐伏見。以陳藩情。福原曰。群衆充斥。非臣一人所能制。唯辱台命。請竭力以諭。是旨請期八日。會兩宰以下議之。衆皆曰。不得所請。有戰耳。因備對馬藩人。多援長人。交造關白第。遍諭毛利氏無可罪。朝貴亦多上書。請聽其言。薩摩土佐久留米三藩。不肯請曰。長人托名哀訴。屯兵京郊。朝旨寬大。諭之退兵。而彼悍然抗命。不少自責。假令其言有一理。要上至此。不臣尤甚者。措而不問。竊恐朝威墜地。自今以後。無以懲不臣者。

臣等守衛九門固分効死請斷然下命進討譜第諸藩皆以是議逼一橋氏一橋氏曰鎖港議未決外釁已開幕廷紛擾今又動干戈天下自是大亂沈吟不斷衆皆怨其姑息長人私煽動朝貴失意者謀戴有栖川親王又密請討會津氏之勅事連加因備三藩事勢日急會薩藩宰小松帶刀率兵上京一橋會津以下大得力上奏討伐遣永井戸川二氏見福原讓過期不撤兵中川親王三條關白會一橋會津以下駐京諸藩傳軍令部署所向略已定召邸監乃美織江曰慶親父子首唱勤王今也乃使宰臣擁兵要王逆迹已露朝廷命諸藩問其罪三宰乃草檄鳴松平

星海曰僕與通武屢論時事服其勇決先師節齋亦常賞其文章氣槩使此策行不必徒死惜乎。

安達曰大垣有小原鐵心故能奏此功。

長一隊伏下立賣因邸會余在江戶幸免累坐。

容保誤國茂上十罪乞京中諸藩協力義擧三道并進久坂通武固持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我不能免逆名請奉朝命退屯兵庫待嗣君至未爲晩真木和泉弁之曰今日之事但有横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耳福原亦以爲此事至危不可以累世子十八日夜三鼓福原隊進至藤森大垣藩兵善拒兵士多斃福原亦傷面轉向竹田道爲彦根藩兵所扼敗走山崎自嵯峨者分爲三隊會津藩衛蛤門三隊萃鋒衝突會兵逡巡會桑薩三藩守唐門分隊來援長兵少却長一隊伏衆日野卿第覘容保入朝容保自日門而朝乃進攻唐門會兵不敵捨銃揮刀奮鬪長兵屹然

河野曰。至練之兵。如斯可以當長人。

不動薩一隊守乾門。聞急來援。長人敗走。是夜小松帶刀受命攻天龍寺。臨發聞砲聲在迫。分隊爲三。烏丸室町新町三道并進。國司信濃邀擊。三隊分爲散兵。或伏埠。或攀屋。乘暗狙擊。死尸堆積。國司僅以身免。益田隊進薄界町門。越前一橋二氏兵防戰。久坂寺島眞木三氏以兵五百直入鷹司氏第。逼見前關白。將有所謀。大砲轟屋。前關白出避。三氏殊死奮戰。越兵披靡。會薩彥桑四藩兵來援。久坂寺嶋負重創自殺。舉邸皆火。眞木收殘兵而退。關白第迫皇居。砲丸及殿陛。朝臣議車駕出避。一橋會津二氏深恐其有變。極口諫止。擁衛御座。比天明。長兵悉敗。而幕人

星海曰。余兵後以事過界町。夜半月色如晝。四顧寂寥。不聞一蟲聲。時見死尸橫路。慘不可言。

安達曰。此時大小諸藩兵守京師以萬數。而長人千里懸軍。不仰他力。號令嚴肅。士氣凜然。蹂躪禁門。力畧相敵。敗潰雖無爲。人人稱其強。爲海內無雙。

慮浮浪潛伏市坊。放火數所。延燒亘三日。坊衢悉皆焦土。廿日薩兵攻天龍寺。長人已遁。收文書。散所得糧米。賑罹兵燹者。會桑彥三藩兵進攻天王山。眞木以下二十餘名。知不免。放火自殺。三宰收潰兵。海路遁走。會定廣從兵航抵多度津。聞敗報驚愕。反兵。賀藩世子在京。聲衛屢爲長人上書雪冤。是夜變起。倉皇不告而發。宰臣自殺以謝。藩士通長人者伏刑。將軍命參政本多氏賀捷。尋詔曰。毛利氏群臣。或隊入京。籍口哀訴。要劫朝廷。朕使諸藩諭退。彼悍然逞虐。向闕發砲。罪在不赦。幕府其速征防長。討其不臣。薩會桑以下。褒賞有差。以有栖川親王鷹司父子庇長

星海曰。余在此間。無一所爲。殊增慙愧。

人停入朝幕府剥慶親父子官位及賜名於是慶親
改名敬親
余常論三字犯闕不特無名義其爲無策亦甚矣。
夫毛利氏先天下朝京師罄國力翼皇室無所不
至蹇蹇之節天下萬衆所知其建白親征謀不用
事中止擁七卿西歸雖屬過激其迹未嘗涉不臣。
當此時爲毛利氏之計因因備以下列藩陳情實
訴冤罪不敢以蒙譴之故廢恭順之禮不敢以受
譴之故露忿悁之色爲粗暴爲無謀爲愚弄其主。
一如不聞起敬起恭如孝子事頑父則其坐收天
下之名望固將百倍島津氏也外無所爲專勵内

藤野曰。久坂眞木來島長人輩以爲棟梁者而皆死闕下英氣沮喪故取大敗如此論則薩藩之績可掩矣。

星海曰。交有抑揚有頓挫一操一縱

治繕甲兵貯糧食築壘壁鑄大砲造堅艦盡全國
精鋭守赤馬關當四國軍艦來擊之時。以闕下蹀
血之全力挫彼兇鋒於一奮戰之下。而後發使明
告我開戰端出於朝旨幕命。猶島津氏發使横濱
緩頰行成。則彼知犯條約者不在長人而在幕府。
以是言詰幕府逼朝廷則馬關五度之砲擊天下
必別有任其責服其罪者如此則一和一戰一操
一縱其權在我條理秩然名義瞭然不特可使千
百無辜臣隷少免兵火慘楚之苦又足以少挫彼
狂傲伸我國威也而其策不出于此以一朝蒙譴
之故不忍憤憤抗兵犯闕此悻悻小丈夫所爲况

猶兵家用兵非文壇宿將不能解此妙余常感一諸殊得史遷之妙訣

是時薩人新得朝廷之寵方思戮力幕府立一奇功以傾輿望而長人以無繼客兵與之接鋒一敗塗地取賊名于一時此不特無名義可取無復謀畧足觀也余常感毛利氏勤王出於憂國至誠又與久坂高杉諸人変服其志操節概非尋常人所能及也故於此舉深惜其進退無據也

尊攘紀事卷五終

木原曰彼亦不容易舉兵蓋懲鹿兒島之一敗也

果有人

尊攘紀事卷六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毛利氏和外國

長藩之砲擊外艦各國公使大怒告本國發軍艦會橫濱是月三宰犯關敗還公使大悦以為機可乘告幕府曰四國合兵問長人砲擊之罪此舉止關長藩非敵貴國幕府使參政立花氏諭之曰我方討野州賊賊平則征長藩諸公暫待之四公使曰此事待已一年而政府舍之不問故自往討之耳長藩之奉朝旨專唱攘夷村田藏六涉洋學不敢為然勸井上馨伊藤博文游西洋馨在龍動聞英米是舉深慮鄉國

河野曰。長人盛論攘夷。而遣伊藤井上二氏于西洋。其用心可知也。

無故構難。禍亂不測。馳歸至橫濱。會英將發艦。捡防長地勢。馨懇之附載抵豐後姬島。艦將遣馨說且附書曰。往時人智未開。陽托通交。陰窺人國。或弘法教収人心。吞噬人國。往往有之。今則人智大開。通有無訂盟約。一遵天地之公道。日本未達此旨。將拒絕各國盟約。斥去外人。在橫濱者。此獲罪萬國公法者。貴藩人。砲擊外艦。尤為暴戾。然而外人猶寬之者。愍無辜人民罹兵火之慘毒也。貴藩翻然悔悟。作誓書證不復砲擊外艦則已。不然則各國將聯兵大舉。得兒暴者。誅戮之也。馨見藩人說外國事情。懸異我臆察。令止兵。衆不敢為意。作答書付馨曰。我藩之砲擊外

想見旌旗林立。天日無光。

艦。奉天朝幕府之命也。諸君欲止我之砲擊。宜請是事天朝幕府。八月四日。英艦十艘。法艦三艘。荷艦四艘。米艦一艘。抵豐前姬島。是時藩主幽三宰請罪幕府。藩論一變。停砲擊外艦。屯沿海戍兵於內地。得警大驚。遣使告停砲擊。英將曰。子不擊我。我不得不擊子。翌日進艦隊為彎月狀。英法二艦列中央。十六艦分為四隊。每隊並進。砲擊前田砲臺。臺兵殊死防禦。砲丸雨注。炸彈破裂。傷數十人。守兵逃散。艦兵上陸撿大砲。釘塞砲口。六日進擊杉谷壇浦砲臺。長兵奮勇防禦。僵二將校。炸彈交發。火起壘內。烟焰滿空。艦兵私乘哨船上岸。擊其背。藩兵阻山扞禦。萬砲交發。

安達曰此戰使攻坂寺島諸人輸三宰當方面之任則猶有差强人意者

木原曰已有幕令非私戰四國雖欲

死者接踵艦兵悉撤各臺大砲載之艦中一艦擱沙不動五艦擁護發砲四射不能進迤一艦進攻長府燬砲臺七日砲擊八軒屋米庫守兵力盡不敢抗八日砲擊彥島砲臺守兵悉遁艦兵上岸火各所陣營戰連五日英兵死者八名法荷各四名傷者六十名獲大砲七十門藩兵死傷不勝筧知其不可抗遣宍戶行馬杉德助行成曰我所以砲擊外艦實奉朝廷幕府之命也示之朝廷所須告攘夷期五月十日之令艦將始知事有所由許其請揭白旗令止戰且要藩主來謝敬親使宰臣行見且書告曰寡人奉朝廷幕府之令砲擊外艦曷圖受妄擧之名因遣嗣子定

逞兇暴豈可得乎

廣西上請朝旨未至聞家臣暴動途還適貴艦來討寡人將有所告而戰已接寡人於貴國固非有他怨豈忍虐無辜人民於鋒鏑之慘乎故遣宰臣行成敬親父子以身蒙朝譴遣毛利出雲臨盟約曰自今以往欵待外艦石炭食糧應乞給與外船遭風濤者入港繫泊不修砲臺馬關免兵火者出金償之若軍費償額一聽諸公使與政府所議定實待其有禮意四國艦將大悦諸艦歷視攝海地形還橫濱藩宰井原主計附乘屢見諸公使陳情實且曰嚮所諸償金巨額非一諸侯所能辦請更有所處諸公使知薩長二藩勢力可倚私之曰抵償費額責之政府政府不能

星海曰。一篇議論識力俱高。使讀者無遺憾。

辨。則當開馬關爲市場。主計辭謝。已而尾張氏班兵。幕府方議再討。小倉氏上書曰。長人與英法締交。恐彼借外兵拒幕軍。宜禁外人繫船艦馬關。幕府亦頗疑英法助毛利氏。

世論毛利氏攘夷者曰。不知外國條約之不可犯。不量堅艦巨砲之不可觸。要請戰期。妄開釁端。虐無辜士民於炮火之下。一敗塗地。出償行成。何其不自量也。嗟乎。毛利氏嚮唱開國。以是説幕府。建白闕下。豈不知攘夷之爲無策。鎖港之非長計乎。顧外國事興。天下紛然。萬姓嗷嗷。日瀕危殆。益坐畏戰而已。況聖上以攘夷誓上下神祇。天下爭論

安達曰。描寫毛利氏情事。宛然浮出。蓋長門當時在京都。與諸藩浮浪切齒唱此論。故無一語不眞。無一筆不透。

掃攘勢。如騎虎不可中止。而其唱開國。概出于幕吏之畏戰。固非有籠絡歐米之畧。經綸當世之才。神州陸沈。宗社存亡。實在此時。而付家國大事。是輩。譬猶坐弊船駕風濤。泛泛乎不知漂入鬼國。且彼堅艦巨砲。實爲堅牢。而我未嘗交一矢。接一丸。一見膽落。甘爲彼所蔑視。國體不立。皇威不宣。此不特長彼驕傲。愈足以挫我奮然有爲之氣也。於是翻然變其説。以一藩死力當天下之大難。將鼓舞天下義勇之氣。與彼決勝敗於萬丸雨注之下。百戰淬鋒之餘。我勝則固可以耀國威於海外。長免侮蔑之辱。我敗則可以使國人有所激發奮勵。

星海曰。毅然筆力。愈出而愈遒。離合擒縱。唯意所向。老手無敵。

木原曰。一讀壯絶。不啻如倩麻姑搔癢處。

一掃偷安姑息之積弊。此開鎖之利害。和戰之得失。一戰而定也。其以攘夷逼朝幕。固將以是率天下。不復遑顧區區條約之曲直也。而其砲擊夷艦。至三至四。百敗不撓。風烈所及。惰夫起氣。威武所震。天下竦動。其受四强國之兵力。不敵而和。敗衄之餘。草木皆兵。猶能發使止戰。反覆論辨。明晰條理。不辱大體。能使兇虜折服收鋒。其毅然以家國大事自任。吾求之前古。未多見其比也。余常推薩長爲大功於皇國者。以其能與歐米强國接鋒。爲幕府所不能爲。以決天下之方向也。

使讀者義氣勃々。如讀一部水滸傳。

水戸黨人據那珂港

朝廷頒告攘夷期日。勅水戸氏東下。督掃攘事務。藩人奮躍。謂掃醜虜成烈公之遺志在是時也。少壯輩四募同志。屯鄉校。專講武技。以待令下。既而慶篤爲諸曹所慂。屢變其說。因循無爲。藩人失望。而鄉校壯士千百爲群。資用不給。就富豪借金穀。浮浪無頼。爲之耳目。藉口攘夷。刧掠士豪。藤田小四郎爲東湖第二子。爲筑波寺僧。除强盜。遂與其徒往據筑波山。與四方浮浪通聲氣。元治元年正月。藩主遣武田耕雲戒飭少壯子弟專爲詭激者。藤田以爲藩主昏暗。不足繼烈公之遺業。嚮朝廷勅烈公輔幕府攘外夷。今

川島曰。七十唱義。亦源三位之亞。

奉木主出兵。武王伐殷以後所無。

也朝廷詔天下頒告攘夷期日不若募同志舉義兵
以成烈公之遺志歷說小川潮來玉造諸校田九稻
右爲市正老成好義爲藩望所歸乃往說之稻右年
七十聞其辯論慷慨慨然率同志赴之議曰此舉繼
先君遺志宜令衆知名義所在乃造烈公木主題曰
贈從二位大納言源烈公奉之營中每有所爲必告
神四方浮浪爭歸之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德川氏
所廟可爲根據之地四月二日奉木主發筑波上書
板倉閣老曰閣下之賢明天下之所稱道而當此危
急存亡之際未聞發一號令爲幕府雪大辱臣等不
忍坐視與同志謀誓于日光廟將以身任禦侮之責

尊攘二字本出于水戸。其至此勢不

願閣下速奉朝旨下攘夷之令又以備前藩主爲烈
公子連署上書曰臣等鄙賤不辨天下大計然服先
君遺訓知尊王攘夷爲大義今觀幕府所爲有不勝
悲憤者去年八月薩會二氏相謀陷毛利氏逐七卿
天下皆罵曰薩賊會奸而朝幕延之參大政小臣不
勝悲憤一也朝廷屢下攘夷勅而幕府在中閣止日
又一日橫濱三港之一尚且不能鎖況其他小臣不
勝悲憤二也堀田安藤逼至尊蔑朝憲使天下至此
其罪不容誅而今猶免戮小臣不勝悲憤三也臣等
每念至此感憤刺胸五肉如裂於是與同志決死誓
於日光廟方將勦滅醜虜以上安宸襟下慰先君之

得不然者。

木原曰。一橋氏諸士所歸心。而因備

靈於地下閣下先君寵子臣等君戴有日伏請諒臣等區區微誠達之天聽命臣等攘夷先鋒藩侯固持攘夷論一見激賞以書上聞且奏曰臣雖不肖亦耳先臣訓辭不一日忘攘夷大義伏願勅幕府以濟是輩之志又上書幕府曰今春詔書及將軍所上奏皆曰無謀攘夷非所宜爲臣竊謂待有謀而後攘夷猶待河清其期不可知肉聞浮浪憤幕府因循所在蜂起此輩臣本生家歷世所撫養志操卓然固服義訓若収是輩充先鋒則醜夷不足勦且乘此機英斷舉事未爲無謀也若徒拘蹤迹目爲亂人出兵致討勦于此則起于彼撫于東則發于西天下自此大亂諸

二藩亦贊此論故諸士徘徊日光太平之間將衝動幕府。使之決策於攘夷。此所以故爲遷延遲重也。皆變生中途。此策不遂。玉石共焚。

河野曰。幕府失政如彼。惜無一人爲

士次宇都宮見縣元吉說義舉藩論稍動至日光奉行命近藩戒嚴不得入轉據太平山其衆日加分屯山下鳩工造戎器勢威日張傍近小藩及富豪懼其生事陰饋金穀通贈賄藩士遣山國立原二人諭以解散山國爲田丸兄固與諸士同論乃告曰此地屬幕府不可久住宜輯諸隊據筑波鎮靜以俟時機不自我啓釁幕府亦無緣致討幕府偷安諸藩觀變亂兆已成余亦非死牖下者爲諸士區畫方略改革軍制留數日而去田丸然之率衆移筑波付一隊岩谷信成歷說結城壬生下館諸藩先是田中愿藏集徒赤城山中至此說信成曰二隊協力直入甲府發倉

是事者豈以士風重廉恥人恥爲無名之挙也歟

藩屏朋黨一起一扑人主束手不至亡滅則不已如水戸亦是也

庫布恩威轉鋒入駿府略信濃此英雄事業也信成
曰吾輩舉事將奉朝命攘夷狄如子言亂賊之爲也
田中怫然率其徒抵攦木集富豪課軍資三萬金不
聽乃放火燒數千戸田丸藤田大怒曰此流賊之爲
耳將討之衆皆諫止幕府以其逆迹已形命常野諸
藩擧兵追討至是姦黨朝比奈市川諸氏煽動弘道
館諸生曰彼借名攘夷掠奪金穀放火村落幕府命
諸藩追討而藩人傍觀何以謝幕府諸生固非此輩
所爲乃與至江戸見藩主請討伐且曰武田耕雲實
主是事武田與藤田戸田諸人爲烈公所任至是姦
黨讒構百方欲致之死藩主不忍幽之水戸山國亦
禁錮是時藩主與川越侯管鎖港事務閣老結朝比
奈市川二氏説藩主拒攘夷武田山國憂姦黨劇得
志與同志數百人南上少壯子弟屯潮來小川諸校
者亦從之藤田田丸在筑波聞是事將要武田以下
令協力義擧出邀府中武田山國拒之乃放火眞鍋
民家激土浦藩拒諸士南行武田山國辨疏事情自
間道而過幕府關松戸千住不入武田山國以下其
黨數千人屯小金原都民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藩主
亦逼物議錮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奸既而幕軍與諸
藩兵討筑波市川與其黨屬幕軍屯于下妻七月與
筑波黨戰于高道祖大捷衆大悦群飲賀捷既夜筑

木原曰。三奸有断有謀。其姦猾甚。傾覆天狗。結幕吏。愚弄藩主。一一中機會。

波黨掩撃幕軍不戰而潰市川與其黨遁歸途見朝比奈佐藤失意歸鄕相謀曰先則制人彼輩已爲幕府罪人宜自我下手已入水戸矯藩命囚武田田丸以下妻孥大張氣勢藤田田丸聞之大怒曰内奸跋扈藉幕威沮義擧不先淸内奸何以伸大義於天下乃謝諸藩浮浪率歩騎五百赴水戸國内大亂會長人犯闕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遣支藩松平頼徳率藩宰以下往鎭騒擾武田山國與其黨在小金原迎謁請從行衆凡千四百人市川黨以幕府已令追討目爲亂賊伐木撤橋淸野以待頼徳至市川黨樹柵嚴守請其退徒從入城頼徳怒曰我代藩君來鎭國

所謂鎭家者。戸田與藤田建次郎爲鎭家魁。

内進退在我何煩汝指揮言未畢黨兵發銃砲丸雨下頼徳愕然武田黨亦發銃拒戰斬八人頼徳與武田以下議曰彼抗兵梗命不可以口舌爭此地不便戰且無所得食姑退那珂湊爲後圖也乃收衆引退市川黨已據那珂湊備兵以待諸士奮戰奪磯濵據之兩黨隔川對戰數日不決於是筑波黨與潮來小川黨協力武田氏奮戰拔那珂湊以奉頼徳移爲根據之地頼徳詣神勢館召見藩宰戸田銀次責其無狀銀次常病激徒暴横專事鎭撫與市川黨同其事而異其旨至是欲納頼徳市川朝比奈不肯令其黨砲撃神勢館頼徳大怒揮士衆進戰不克退保那珂

川島曰攘夷二字爲幕吏禁忌宜聞市川此言爲隱然一强敵之念

湊先是幕府以浮浪勢日猖獗命參政田沼意尊督二本松福島宇都宮壬生下館土浦各藩兵討浪徒進至筑波藤田以下已退市川黨要說曰耕雲爲藩宰妄唱攘夷蠱惑藩人煽動朝野不乘此機除根株則行誤天下意尊不知正奸軋轢致此變以市川專承合幕旨大悅進次府中分諸隊火玉造小川潮來諸校移陣夏海薄磯濵藩人少有氣概者不欲附姦黨爭投那珂湊至此幕軍藩兵集水戸者六萬人九月大擧薄那珂湊武田山岡田丸藤田諸人兵凡二千五百餘固守不屈四出制敵每戰出奇所向披靡幕小吏田中鉒之助立矢丸之中揮扇呼曰吾將爲

木原曰縱頻勸說非不切唯乘出圍刼縛處死其罪過殺降

諸君請命益致吾大炊君營衆擒至賴德使左右出接田中曰大炊君以宗藩厥族與浮浪輩抗幕軍吾知其非夙志賴德具告爲市川黨所陷田中曰然臣請爲諸君雪冤出告軍監戸田五介往說曰大炊君無罪軍監以下所諒知益出圍見諸官爲衆請命休戰賴德然之與藩宰大久保鳥居以下十八人出圍耕雲危之不可曰吾上陳情事爲諸子請命市川說意尊曰不戮是輩則是軍無名責其罪褫官爵縛送江戸尋賜死從者及鳥居大久保以下處死戸田銀次藤田健次久木直次三人深傷那珂湊亡在且夕玉石不擇忠良諸士與暴徒共就殲滅謀幕吏私招

河野曰諸士烏合浮浪一敗之餘猶能倔強若使烈公率此輩當戎馬之衝三千一心水火唯命天下不復説薩長

榊原富田二人誘説以立功表誠二人諾夜私會各隊議去就衆不可曰是大炊君覆轍也翌日火起幕軍約各藩進攻乞降者千二百人結紅巾自表不降者奮戰衝圍武田藤田與其黨千餘人出走與諸隊會于太子村諸生隊追躡諸士嚴兵待之勇氣凛然勢不可近是爲十月二十三日諸士已脱圍議曰吾輩爲姦黨所陷遂得罪天下而其所以至此將奉朝旨勦絶醜虜成先君之遺志也有西上因一橋氏訴情朝廷耳乃推武田爲總督分筑波隊爲三隊分潮來隊爲二隊田丸井田藤田諸人統之出下野稱赴日光轉出黒羽藩人不敢抗大田原藩遣金枝彌五

使者有辭

森曰余是時在葛生見諸藩出兵有紀事詩曰白晝公然各荷戈橫行千里少誰何諸公定解鈐韜畧窮寇不追城外過

請曰小藩力微豈敢當鋭鋒唯諸君途出城下寡君死期至也衆感其義取間道經兩野出中山道高崎藩要之下仁田大敗諏訪松本兩藩扼和田嶺撤橋絶道以待諸士固熟用兵一再戰藩兵敗潰死傷無筭沿道諸藩聞風畏怖或陰導間道或發空砲給車馬賂金帛不敢薄擊竟入美濃聞大垣彦根大兵扼揖斐取路山間出越前時方嚴冬積雪滿山人馬凍死衆負糧伏夜臥雪中崎嶇輾轉達今庄事聞京師震動一橋氏奏曰使是輩橫行至此皆臣罪也請親出討之與弟昭武率加賀會津桑名小田原諸藩兵陣疋田驛命大垣彦根越前諸藩兵爲先鋒加賀大

木原曰、既感其義、盍俟諸人之命。耕雲有大臣之度、無大臣之器、使東湖氏在、不至此、僕嘗賦此事曰、蕭蕭悠悠不可辨曲直、兩悠悠本欲攘戎虜、何操入室矛、劫灰埋白骨、流毒遍八州、成敗論功罪、不知相攙不、未知耕雲氏首肯否。

兵扼其西北、諸士進至新保驛、山谷皆兵、乃與書加藩本營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會遭姦黨帀川朝比奈等讒搆、蒙譴幕府、無由雪寃、一橋公實先君之寵子、而寡君之介弟、將一入京師、訴微忱以請湔雪、非敢作亂、請爲臣等開道、參政永原甚一往見諸士、問志、深感其義、遣使白狀一橋氏、一橋氏却之、諸士皆曰、歷難至此、有鏖戰快死耳、耕雲不聽曰、一橋氏我之所執臣禮、豈可抗鋒乎、遂投書加賀氏曰、臣等既誤抗幕軍、又驟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爲罪不細、今謹歸命於轅門、既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在慨家國、而空蒙流賊汚名、千載有餘憾、大藩少鑑

河野曰、役既降已屬無理、況斬及三百餘名、濫亦甚。

一寸之差至千里、相違益甚矣、蓋必愼之哉

微衷、一橋氏命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凡八百二十三人、尋分錮彥根福井小濱三藩、因備諸藩請命諸士攘夷先鋒、令立功償罪、不報、翌年二月、參政田沼氏命彥根越前小濱三藩斬武田藤田田丸山國以下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論、帀川黨捕武田田丸山國諸人子女在水戶鄉里者、無少長皆處斬、後王家復政、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誅朝比奈帀川以下、正姦黨爭三十年、至此其禍始熄、而烈公所養文武人才死亡略盡、

世謂水戶黨爭始於史官互持異見矣、蓋立原翠軒爲史官總裁、與小宮山諸子議修續日本史、藤

藤野曰水戸黨爭錯雜紛淆孰順孰逆不易判別此篇大略得之余著水戸黨爭始末斷之曰正黨贊烈公者姦黨徼幕旨者激徒慨其姑息鎭徒憂其粗暴若使水戸如薩長異姓藩則公然擧兵抗幕府也必矣然顧其本支之分隱忍不發爲蕭牆之鬩而止是亦光圀重名義之効也

田幽谷固執修志之議藩主用幽谷議罷立原小
宮山使幽谷與門人會澤豊田諸氏草十志隱然
爲黨爭之勢烈公未立會澤爲侍讀專任啓沃之
責烈公改革藩政幽谷子東湖專參機密閥世
臣多喪勢力結城寅壽年少有才與東湖同用事
竊通謀諸不逞者搆烈公幕府幕府固忌烈公英
邁目爲驕謾逼傳封幼子幽別邸東湖會澤以下
累坐禁錮諸忠良贊烈公者一網打盡寅壽悉擧
黨巳者列樞要於是兩黨屹立怨隙益深及烈公
起參海防東湖諸人登用貴顯而寅壽戮死其黨
貶黜烈公之再譴寅壽餘黨稍稍得志及筑波事

興市川朝比奈乘間說藩主以是輩借攘夷亂天
下中立持重者贊成之集武田以下諸誓尊攘者
於那珂湊大兵勦絕樹功幕府勢日恣橫藩人目
爲姦黨政事益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
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衆而正黨過激者刺彥
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爲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
輩粗暴專事鎭撫目爲鎭家及筑波事起鎭家逼
時勢不能自保起勠力姦黨非其志也而以其多
學館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噬呑父子仇
視骨肉相屠其狀殆類借名國事而逞恩讎者矣
而源其所以至此坐幕吏恐烈公一旦得時巳輩

重野曰掲出烈公心事炳然如火抑當時藤田戸田二子已死輔佐無其人遂至此也歟

不得保富貴弄威權私乘群下黨爭設私智小計
離間烈公父子之間水戸君臣不之知而已抑使
烈公奉勅書替朝議排幕政倣薩長所爲則和戰
唯其所爲天下固無爭雄也而深顧本枝之義隱
忍不發遂使一藩擾亂罹此慘毒蓋其心曰如此
庶幾處嫌疑之間而不失忠貞之節愈見其用心
之苦矣而分黨殘殺殆無孑遺此亦劫運之不可
逭者也歟
余猶及天保之末年蓋烈公爲政其藩正田政移
江戸邸士人興弘道館尤爲大業稱曰三大改革
弘道館專講文學祠鹿島社配享夫子公深意之

川島曰水戸爲文學之唱義公之時已然

所在公自撰館記示爲學之大要豐碑深刻其所
謂發揮神聖之大旨講究文武之大道皆所以奮
起一藩以及天下列藩論文學之盛推爲第一而
以其學專主國體一時稱曰天保學迄閱原仲寧
尚不愧齋集有書弘道館記後文足以見其梗槩
錄于此曰方今天下太平內外無虞業已數百年
人人狃治出而嬉入而婾爲上者逸其心思爲下
者惰其四體尚文者徒流浮華乏趨赴之節習武
者不學無術闇于君子之大道心神無所守於中
而名利誘于其外奔競之風盛而輕薄之俗成家
異論人人殊見臆度妄行將何所不爲即責之

安達曰。烈公改革藩政。僅就端緒。即蒙譴責。此法不行。而猶能作振一藩。鼓舞天下。其利溥矣。

以勵節義望之以經綸家國吁亦已難矣我公夙有見于斯慨然改革藩政首興學校統治教一文武將振起頽俗興隆斯道使人人翕然咸知所繼內有所操守而不爲外物誘非剛明果決以弘道爲己任安能如此哉臣觀記文開發神聖之微旨。表章萬古之大道揭正義於昭日立民極於無窮。所以使夫人瞭然知由斯道以達其才成其器可謂深切著明矣所謂奉神州之大道資漢土之聖經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二其途而一其功敬神崇道二其事而一其致建學大旨實不外此數語而後任斯責者所宜仰以取則立準也今

內藤曰。幽谷浦生君平碑文高山仲繩祭文。推重無所不至。回天二字。或諸先輩之遺論。

也列藩競崇文學學校之設無藩無之文物之偉。人材之盛孰不可觀而及其經年月萎苒不振有其名而無其實顧在後嗣君與一二任其責者經紀振作不墜其緒而已嗚呼烈公不世出之人傑而以是蒙罪抑亦天下之不幸東湖幽囚別邸作歌題曰回天詩史彼固以挽回天運自期也。

毛利氏戮三宰謝罪

福原增田國司三宰敗還慶親大怖不敢見遣人詰讓曰孤命汝輯攝士衆汝妄以干戈驚宸極負孤父子以朝敵之名且既開戰盍退保天王山以收敗卒

木原曰已授黒印干戈驚宸極五宰或不服唯至不撫死傷不䘏殘兵真無辭
藝因備三藩以地勢亦不得不助長州

一敗之餘不撫死傷不䘏殘兵棄器械先遁墜我家
武名爲罪大矣因藝藩上書曰三臣違臣所令擅作
語言瀆朝聽卒動干戈騷擾輦下此皆臣父子教戒
無素之所致臣悚懼不知所措乃命嬖族吉川氏拘
三宰謹待嚴誅朝廷却之詔奪慶親父子官爵命幕
府出師征討幕府褫松平稱號及諱字慶親改稱曰
敬親池田茂政上書曰毛利氏之罪在不赦唯邊疆
搆兵外夷窺釁當是時內動干戈糜財損人非計莫
大焉願下列藩熟議處分池田慶德亦曰假令毛利
氏有罪其地則皇土其人則王民願移征長之兵以
禦外夷外夷退去然後議其罪列藩多論伐長之不

河野曰隆盛掉三寸舌定天下之大

可八月幕府命尾張大納言爲總督越前氏副之命
各道二十一藩出兵慶勝陳不勝任辭謝再三家茂
手書懇諭曰諸藩兵氣奮興苟不乘此機鼓舞策勳
則銳氣挫折不可復爲武臣爲朝廷討叛逆不可少
猶豫卿雖病力先諸軍以速成大功勿失兵機十月
尾越二侯上京部署各藩海陸所向十二日二侯入
朝陛辭十五日抵大坂會征長諸藩議進擊方略期
十一月一日各軍抵敵境期十八日各口進擊十一
月監察戸川氏抵廣島移檄長藩告奉勅問罪先是
西鄉隆盛受隅州旨見總督說蕩平之策總督遣隆
盛說吉川氏吉川氏固與本藩異論三宰之敗還因

難殆類戰國策士所爲。

處置得好。

藝藩訴敬親無異心抵山口請敬親錮三宰聞隆盛言大悅語曰敬親暗愚定廣粗暴不能甄別正邪故過激書生卒得勢力經幹意欲戮首名某某等以謝朝廷唯敬親父子無一定見輙爲暴說所惑故經幹不可一日去其側請待總督臨境藉朝廷聲威除此輩以表伏罪之實至是敬親用吉川氏言戮三宰函其首命宰臣志道安房謝罪軍門曰三臣實攪關下賊臣父子不與知其故今也大軍征討闔藩恐懼賊臣父子不敢自寧屏居寺院謹戮三臣函首級以表臣父子無他又曰佐久間宍戸竹内中村久坂寺島來島實贊三臣暴擧久坂寺島來島戰死佐久間以

曖昧了局。尾張氏之宿謀。彼起任總督。出于不得已。無所怨于長州也。

下四氏悉捕處斬罪魁已伏刑請寛其餘總督以其有辭停各軍進擊十六日撿三宰首吉川氏詣軍營陳敬親父子伏罪狀請哀乃命毀山口城出五卿鎮激徒是時錦小路氏已死澤氏敗于生野不知所往經幹受命而退尋敬親父子呈伏罪書十二月總督會從征各藩論處分小倉肥後久留米三藩曰敬親父子果悔過待罪宜面縛獻城地今托罪三臣以遁其責豈朝廷討逆之意乎願速進軍或曰削防州或曰削十萬石而總督不欲用兵使廣島福山諸藩說監察永井戸川專主寛恕使其宰及戸川監察入疆内撿山口毀城見敬親父子闔藩謹愼無他異狀乃

川島曰已有諒伏罪三字將軍再擧眞屬無名。

稟之朝幕慶應元年正月召毛利筑前命曰諒藩主父子伏罪諸宰臣宜與吉川氏及三支藩協力以靖定封内解散諸藩兵西上或請駐兵以俟幕府處分總督已納薩筑藝諸藩説不省會幕府有命曰護送敬親父子及五卿於江戸命吉川氏及支藩鎭臣屬屯駐諸藩兵以俟後命總督書答曰臣嚮因衆議處分敬親父子及五卿以稟臣已受閫外之寄量事宜斷行幸諒是意抵大坂稱病使宰臣奏長防平定之狀勅上京親奏會津氏非慶勝待毛利氏之過寛曰如此則茂幕府也請曰臣自赴江戸促將軍入朝議此事會幕府命松平阿部二老從銃隊上京乃勅阿

河野曰幕府再討固爲失擧唯尾張氏曖昧了局亦不爲得。

木原曰就良心不可泯滅者立説多

部氏東下趣將軍入朝幕吏亦不悦慶勝寛待毛利氏又聞其激徒再起及私交通外人狀爭勸將軍曰大旆西指於區區防長二州何有於是再討論起世論是事者或曰毛利氏犯闕逆迹判然設使將軍乘此機令沿道各藩大擧直發以問其不臣之罪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其逼敬親父子讓封削土誅反側觀威武唯其所欲爲而不出于此強起尾張氏任閫外之職彼不特無怨于毛利氏嘗爭繼嗣與條約得罪于幕府者宜其納島津氏説模稜了局以釀滔天之禍促幕府之亡也嗚呼此亦可言而不可行者矣蓋天地間不可得而泯滅者

少間言語一刀兩斷。冥考當時情勢、實不外此。

良心也。顧毛利氏犯闕、雖涉不韙、源其所以至此。其至誠深衷、固有可以質鬼神誓日月者而存焉。夫朝令之不行于天下、八百年于此。而毛利氏不忍觀聖上憂鬱、先三百藩上京、奉聖旨贊朝旨。列藩聞風爭先朝覲、未朞月、能使幕府率大小侯伯、舉二百年之墜典、俯伏于殿陛之下、其功於朝廷、遠出島津氏之上。而島津氏妬其功烈、乘親征中止、約越前宇和島二三藩、入朝排毛利氏、爲誤國、爲暴徒、爲亂人、禁敬親父子入京、至甚罵其臣庶、爲愚弄其主、無非一所以激彼怒、速彼暴語不言乎。君辱臣死。三宰移書列藩、分疏情事、皆出于臣

薩知長可與有爲。故以是爲納交之道地耳。

子迫切之誠者。其決死犯闕、其心固以爲一死以盡爲臣之分也。故尾張氏西討、因備藝筑諸大藩、皆阻其進兵。此皆良心之不可泯滅者矣。夫島津氏嚮陷毛利氏者、至此隆盛奔走、說尾越以寬大、說吉川氏以除三宰謝罪。蓋嚮陷毛利氏、出于一時之權道、非自本心。故至此不忍傍觀、挺身當紛紜之衝、百方畫策、以拯其危急也。嗚呼、天厭德川氏也久矣。事至此、雖有善謀良圖、固無可施也。

4 年 6 月

尊攘紀事卷六終

尊攘紀事卷六終